



文 匯 译 丛 · 深 度 探 访

MY MOTHER MY SELF

Nancy Friday

我母亲 / 我自己

女性独立与性意识

[美] 南希·弗莱迪 著

杨宁宁 译



文匯出版社



文汇译丛·深度探访

MY MOTHER MY SEL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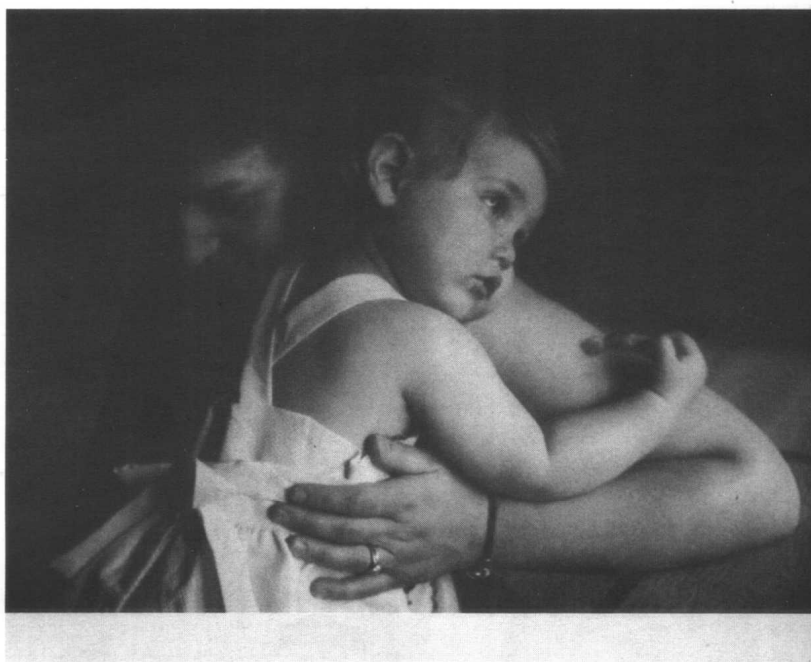
Nancy Friday

我母亲 / 我自己

女性独立与性意识

[美] 南希·弗莱迪 著

杨宁宁 译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母亲/我自己/[美]弗莱迪著;杨宁宁译.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4. 5
ISBN 7-80676-590-5

I. 我... II. ①弗... ②杨... III. ①母亲-女性心理-研究②女性-人格-发展-研究 IV. C913. 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0255 号

图字:09-2003-083 号

Copyright © 1977, 1987 by Nancy Frida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Norman Pearlstin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4 Wenhui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我母亲/我自己

著 者/[美]南希·弗莱迪

译 者/ 杨宁宁

责任编辑/ 陈今夫

封面装帧/ 周夏萍

出版发行/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1 240 1/32

字 数/ 280 千

印 张/ 12. 25

印 数/ 1—8 000

ISBN 7-80676-590-5/G · 326

定 价/ 25. 00 元

我母亲/我自己,十年之后

要了解我们自己就必须首先了解我们和母亲的关系。这在今天似乎已经成为显而易见的事实。

我们都知道,任何改变生活和掌握自身命运的努力都离不开重新审视我们心目中母亲的形象以及这一形象对我们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

不过这种看法只是在最近才被我们接受。

我们都记得,在此之前,我们一直否认母女之间除了爱 and 依恋之外还会有任何其他感情。这种观念阻碍了我们的成长,阻碍了我们建立起真正的爱。这里所说的真正的爱是指那种能够包容矛盾和冲突的爱。必须承认,我们常常会怨恨和害怕我们爱得最深的人,妒忌他们影响我们命运的能力。这一切都是爱的基本特征,比起其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母女关系更是充满了矛盾和冲突。

《我母亲/我自己》的初稿曾遭到一位编辑的拒绝,她对我说,“我爱我的儿子,也爱我的女儿,我对他们绝对地一视同仁。”这种话在80年代听来颇有点陈词滥调的味道。但是不要小看这位母亲的抗议,传统观念的改变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当母亲将初生的孩子抱在怀里的时候,她的感情是非常丰富的。如果孩子的性别和她相同,她就会在孩子身上看到自己,



从而产生爱、恐惧、焦虑、怨恨等非常强烈的感情。当女孩渐渐长大的时候,真正影响孩子命运的不是母亲对女儿的期望,而是母亲对自己的看法。母亲的自尊和自信将对女儿独立意识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它的影响将超过其他任何社会因素。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的自尊心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我指的不是那些时髦空洞的大话和行为。自尊是不能用言语和金钱来衡量的,它是我们内心深处的良好的自我形象,这种自我形象不会轻易消失,这就是母亲能够传给女儿的最宝贵的东西。

同十年前相比,我们有没有变成更称职的母亲或更加独立自主的女儿?

15年前,当我着手为本书做研究时,收集心理分析书籍的图书馆里找不到一本专论母女关系的著作。我请教过许多行为学领域的专家。对我提出的那些问题,他们无法以任何成熟的理论为依据,只能根据自己的职业经验和个人经历来回答。“我从来就搞不懂我妻子和女儿之间的事,”一位精神病专家若有所思地说,“我总是尽量避免介入。”

我还采访过许多普通妇女。她们在描述自己和母亲之间的感情关系时也无法从女性的集体智慧中得到任何帮助。她们无法理解,也不敢面对母女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在她们看来,愤怒和自责、爱和依恋这类相互对立的情感在她们对母亲的感情中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这种现象不仅危险,而且简直是不可思议。至于她们自己的女儿,每当我提到那个可怕的词“分离”,有些人就会大惊失色。她们说,一听到这个词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其实,母女关系是女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关系,诚实地审视这层关系只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好处。为什么许多女人害怕坦诚地看待母女关系?问题的症结不在成年女子身上。她们大多聪明,对工作和家庭有责任心。要解开母女之间为什么不能坦诚

相待这个谜，我们就必须面对那个藏在我们意识深处的脆弱的小女孩。

当我们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们就和母亲达成了一项协议：绝对不要对母女之间的亲密关系提出任何怀疑。这是因为我们害怕失去母亲的爱，我们知道，母亲无法保证全心全意地爱我们，因为她自己就从未得到过无条件的爱。

女人的这种依赖性就是这样代代相传。它严重地影响和损害了女人生活中所有的亲密关系。直到20年前，我们才开始逐渐醒悟过来。然而所有的思潮和运动——妇女运动、性解放运动、女性就业、新经济——都无法使我们改变那根深蒂固的依赖性。只要我们继续保持从幼年时期开始就和母亲形成的依赖关系，我们就不可能将自己打造成独立自主的女人。我们最缺乏的不是外部世界的变革，而是内心世界的转变。

我们可以手挽手、肩并肩地上街游行，为打开新的就业大门和争取妇女权力而奋斗。这些都比单独地面对自己的母亲却容易得多。母女关系恰恰是我们必须单枪匹马去解决的难题。

成年女性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我们和男人的关系、我们的性生活、我们扮演的母亲角色、我们的竞争力和进取心，等等——都和我们幼年时代和母亲的关系密切相关。对一个成年人来说，要承认这一点很不容易。

“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有人恨不得杀了你？”《我母亲/我自己》出版不久就有读者来信警告我。类似的反应我后来碰到过许多，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我花了四年时间写这本书，在此期间，我几乎每天都和强烈的愤怒作伴。

“我只看了20页就把你的书扔到墙角里，后来又把它藏在楼上壁橱的顶层。”另一位女读者来信说。半年后，她又爬上去把书拿了下来，逼着自己把它读完。我当初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是这样，反反复复写了好几稿。吸引我们继续写下去或看下去



的,是某种比愤怒和恐惧更加强烈的感情。谁也无法永远回避母女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即使我不去写这样的题目,别人也会写。

《我母亲/我自己》最初并不怎么成功。有些女读者觉得难以接受。书的销售增长缓慢。后来,越来越多的读者在读完最初的20页后继续往下读,直到最后那个快乐的结局(一个没有死亡的结局)。于是,她们开始把这本书推荐给自己的孩子和母亲。

初版六个月之后,这本书居然成了畅销书。这在出版业是非常罕见的。女读者们需要勇气和时间来理解这本书并最终决定把它介绍给别的女人。

女人其实有很大的发言权。她们抚养人类的后代,她们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来决定爱谁或不爱谁。没有一个人会忘记她或他曾经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母亲/女人道德判断的控制。

我在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一点。《我的神秘花园》于1973年出版。在此之前,行为学领域的专家们断言,女人是没有性幻想的。确实,女人们自己也否认她们有任何色情幻想。“什么是性幻想?”她们会反问,接着就是典型的自我标榜:“我没有什么幻想;我爱我的丈夫!”

她们只是在读到其他女人的性幻想时,才觉得自己也可能有类似的幻想。

今天,女人的性幻想已经被视为我们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了分析和理解女性心理的重要依据。但是不要忘记,不久前,性幻想仍在遭受女性的集体封杀。

长期以来,性幻想对女人来说是禁忌,是邪恶的东西,“好女孩”是不应该有性幻想的。女人们把自己想象成可怜的受害者。当她们在性欲的驱使下为了追求快乐而违反母亲/女人的戒律时,她们就把违禁的责任推到男人头上。

在现实生活中，女人仍旧不是自己性生活的主人。只要看看有多少女子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怀孕，只要分析一下我们做过的那些色情梦。大多数女人的色情梦都和强奸有关，这和过去并没有什么两样。做梦的人梦见自己被人强奸，但并不因此而感觉受到伤害或羞辱。她们的性行为是在“强迫”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她们可以在享受性快感的同时避免道德上的自责。

在过去，女性的集体智慧向女孩们灌输被动性，引导她们把性行为的主动权交给男人。传统的“好女孩”只能等待男人来唤醒她、把她带入性的极乐世界。为了改变这一传统，我们需要听到来自女人的不同的声音。我们需要以新的观念来帮助“好女孩”摆脱那些针对她们的清规戒律，使她们能够在性生活中掌握主动，并且勇于对自己的性行为负责。这件事必须从婴儿时期做起。

只有女人的声音才能在女人身上产生这样的效果。几百年来，男人总是对自己的妻子说，“你和你妈一模一样！”而女人总是愤怒地拒绝这类指责。只有当一些女人站出来向其他女人解释“为什么”她们总是摆脱不了母亲的影子时，她们才会接受这一事实。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全面地看待母女关系，不仅看到它的积极面，而且承认它的消极面。

今天，在接触了那么多涉及母女关系的电影、书籍和电视剧之后，我们能否比过去更加全面地看待自己的母亲？我们能否改变自己做母亲的方式？我们有没有重犯那些我们小时候曾经痛恨过的占有欲、控制欲、喋喋不休和百般挑剔等成年女人的毛病？

十年前的今天，我站在卧室的窗前遥望星空下的纽约中央公园。我知道，这本书的写作已经改变了我，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一直竭力使周围的人在我身上看到一个独立女人的形象，我一直竭力摆出一副大胆无畏的外表，以此来遮盖那个躲藏在内



心深处的提心吊胆的小女孩。这种分裂的人格消耗了我的精力，加剧了我的心理矛盾，给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负担。这本书的写作迫使我直面自己的内心世界。它使我意识到，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怨恨是很多年以前一个小女孩对母亲的矛盾心理的一部分。这个母亲像我一样，她也是一个女人，一个充满矛盾的女人。看到了这一点，我内心的裂痕就开始慢慢愈合。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意识到，这种变化是迈向完整人格的第一步。内在的我开始变得像外在的我一样独立和大胆无畏。我不再需要竭力压制愤怒、竞争欲以及其他被认为是违反女人天性的情感和欲望，不再需要为掩盖真实的自我而耗费大量的精力。我的生活有了新的空间和新的活力。

完整的人格是我们毕生追求的目标。我的路才刚刚开始。我有自己的专业，在经济上不需要依靠任何人。然而有时我却情不自禁地向往那种享受别人呵护和照顾的生活。改变需要时间。要使新的态度和行为在内心深处引起共鸣，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我们的态度，或者说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和说法，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我们常常在看过或写过一本书，或者在餐桌边和一位有趣而健谈的陌生人交谈过之后，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思考或谈论周围的世界。这种变化常使我们感到一种强烈的兴奋和自由。我想这就是读者以及我本人在读完《我母亲/我自己》后所感受到的。

下一步就是改变我们的行为，把新的观念转变为行动。根据《世界》杂志的最新报道，在美国，54%的已婚妇女有过婚外恋。长期以来，婚外恋一直被视为一种罪恶。如今，这条套在我们头上的枷锁已被打破。母亲和社会一直教育我们，通奸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可是我们却赞同《世界》杂志的观点。在80年代，谁还敢对婚外恋说三道四？

于是，我们大大咧咧地和情人上床。可是，事情并不总是那样如愿以偿。当我们醒来的时候，邪恶、污秽和罪孽等种种恶劣的感觉又卷土重来。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我们处在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正如过去的20年所证实的那样。我们常常接受新的观念并用它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可是最终却无法摆脱那种古老的负罪感。整个社会似乎都在鼓励我们改变自己，我们每时每刻都处在新思潮的影响之下：女权主义出版物，女权主义教师，慷慨激昂的演讲者，更不用说威力强大的媒体。我们不顾内心的种种疑惑，竭力按照新的观念来营造自己的生活。我们追求事业的成功；我们不断地变换情人；我们踢开婚姻，踢开男人，靠精子库的帮助来生孩子。

这一切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好。关键在于，我们必须真正了解自己，理智和坦诚地看待自己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在经历了态度和行为的转变之后，我们必须面对第三层即最后一层的改造，那是内心深处的改造。在那里，要实现任何根本性的转变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潜意识的深处，隐藏着我们最深沉、最强烈的感情。这些感情来自我们的母亲，或者说我们母亲的母亲。如果母亲和外婆从来没有外出工作，如果她们相信婚前和婚外的性行为都是有罪的，那么这种道德判断就会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形成女性形象最原始的组成部分。也许我们现在已不再把母亲和外婆作为自己的楷模，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早期的女性形象仍旧深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它不断地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引发矛盾和冲突。

“要是我的母亲不是那样百依百顺，要是她能勇敢地面对我的父亲，那该有多好！”当我在一所大学演讲时，听众中有位年轻女子大声喊道。从她的抱怨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陷入困境的



心灵。她渴望独立，但又害怕自己最终会变得像母亲一样。

她的错误在于一味地埋怨母亲的不足之处，似乎只有首先迫使母亲改变自己，做女儿的才能成为积极进取、独立自主的女人。这些都是不现实的幻想。只有小女孩才需要十全十美的妈妈。应该抛弃那些孩子气的幻想，把精力集中在改变自己的生活上。在寻找问题根源的同时，我们应该感谢母亲给予我们的一切。

长期以来，我们都非常珍视母女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给我们带来安全感。为了保持和母亲的亲密关系，我们处处服从她，模仿她，像她那样生活。今天，时代变了，我们能够发出新的声音，我们的生活也和母亲的大不一样，于是我们就觉得自己已经成了和母亲完全不同的“新女性”。我们把自己看得十分强悍和伟大，把母亲看成被历史淘汰的人。这种自欺欺人的想法是危险的。真正的力量来自于面对现实。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在内心深处，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母亲的女儿。

必须看到，潜意识的改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正是在潜意识的深处，我们最接近自己的母亲。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寻找替罪羊，把男人、社会制度以及其他可以攻击的目标都作为发泄怨恨的对象。与此同时，我们却避开女性自身的问题。我们的表现就像一个过早怀孕的十多岁的女孩，她之所以怀孕并不是因为真的想做母亲，而是为了发泄对自己母亲的不满。

例如，我们要求男人以及整个社会对我们一视同仁。毫无疑问，我们完全有能力有资格要求平等的权利。与此同时，我们却抱怨男人不好好照顾我们。这种依赖心理来自内心深处，是早期教育在我们的潜意识里留下的东西。多年之后，它又以各种方式进入了我们的理性思维。

我们这些自相矛盾的要求也激怒了男人。我们要求男人全心全意地爱我们，我们要求得到和男人一样高的报酬，我们还要

求产假、托儿所、孩子的抚养费，等等。在男人们看来，女人永远不知道满足，唯一的办法就是拒绝她们。

哪个男人希望找个比他强的女人？他也许会承认妻子也需要有一份收入。但是，如果她的收入比他高，如果她变得太强悍，他就会陷入矛盾和困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根据我为《我与妒忌》这本书所作的调查，男人早在婴儿时期就开始害怕女人的权力。这种恐惧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要不然，他们为什么要建立起那种把女人变成既没有独立性又无权无势的父权制社会？

大多数男人仍旧把养家活口的能力视为男子汉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女人成了养家的主力，男人不就成了多余的人？大多数男人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常常是不协调的。在内心深处，他们决不肯轻易放弃父亲传给他们的权力。

《小姐》杂志五年前的一次调查清楚地揭示了“新女性”真正想要的东西。一半以上接受调查的女士们表示，她们希望在自己选择的职业中谋得最高的职位和最高的收入。更多的女士们希望找到平等待人的丈夫，希望丈夫能够分担家务活和带孩子的责任。

这些理想主义的愿望是从哪里来的？肯定不是男人的主意。只要看看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多么巨大的鸿沟，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女士们会变得如此怒气冲冲。今天，女性的工资是男性的69%。调查显示，许多女人将找不到丈夫，更不用说平等待人的丈夫了。半数左右的婚姻以离婚告终。离婚后，女人和孩子的生活水平将下降73%，而男人的生活水平则会上升42%。如今，单身女子的比例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高。在心理上，虽然经过了性解放的洗礼，我们仍旧害怕被人视为“坏女人”，仍旧不能毫无顾忌地谈论和探讨自己的性生活。

女人不善于应付自己内心的愤怒。从幼年时期，我们就开



始掩盖和否认我们对母亲的愤怒。我们不知道如何安全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为了避开愤怒的真正起源,为了在不触及母亲的情况下发泄那些长期积压在心中的怒火,我们只能寻找替罪羊,而男人通常是我们的首选。

我们不愿从女性世界里寻找问题的根源,我们不愿承认女人对女人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否认在母亲和女儿、女人和女人的关系中存在着原始的矛盾和冲突。

就拿妇女运动和性解放来说吧,这两个运动同时展开,却没有结成同盟。早期女权运动具有强烈的反男性色彩,但是对性却不感兴趣。在她们眼里,男人是女人的敌人。他们压迫女人,用不平等的方式对待女人,使她们成为男人的附庸。不错。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枪口都对准男人,我们就无法看到女人之间存在的矛盾和竞争。

这就给那些不仅向往权力平等,而且希望和男人共享更加自由的性生活的女士们出了难题。至于那些喜欢家庭和孩子的女人,在她们眼里,女权运动不过是一小撮人的排外小团体,和她们毫无关系。正是人们对女权主义中存在的排外、排斥性问题、反家庭等倾向的反感导致了“平等权利修正案”的失败。

对性的不同看法导致了女性世界分裂。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令人奇怪。女人对自己的身体和性生活是否拥有自主权是造成母女之间矛盾和冲突的最原始的起因。琳达·洛夫莱斯这位70年代的风云人物就是一个挺有说服力的例子。在那狂放不羁的年月里,琳达的影片《深喉》体现出女权运动的反传统精神。可是十年后,她却“改邪归正”,声称当初是邪恶的男人“强迫她”拍色情镜头。这说明我们至今仍未把性视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传统的禁忌仍旧在起作用。

十年前,我们为了了解自我去读《我母亲/我自己》。我们的母亲无法教我们去过一种她所不熟悉的生活。这使我们无法轻

轻松松心安理得地去拥抱崇尚自主权和性自由的 70 年代生活方式。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我们抛弃了对于传统女性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美貌和孩子。我们鄙视对美的追求，生孩子成了过时的行为。

时过境迁，如今女人们又像战后返乡的士兵那样开始回归家庭。美貌和性魅力又成了女人们追逐的目标。在追求独立和成功的同时，孩子和家庭又成了幸福人生不可缺少的东西。但是，为了我们的女儿，我们必须牢记自主权是怎样得来的。

“自古以来，孩子给女人带来了什么？”有位女士写道，“无边无际的爱，以及比性爱更加自然和甜蜜的亲密无间。”

这番话听上去那样耳熟，它使我感到非常不安。如果女人们都像这位女士所写的那样，为了“追求男人或丈夫所无法提供的亲密关系”而去生孩子，那么，母爱就成了女人们弥补内心的孤独和不满足的手段。这就是说，我们仍未摆脱对母女之间共生状态的向往。这使我感到害怕，我怕那些渴望成为母亲的女士们重蹈母亲的覆辙。

不错，婴儿需要尽可能多的关怀和亲近。在这里我们甚至可以用“无边无际的爱”来形容婴儿对爱的需求。与此同时，即使是未满周岁的婴儿也已经开始脱离母亲的怀抱，爬来爬去寻找自己的空间。

如果我们只讲爱，不承认愤怒、妒忌、竞争、不满等感情的存在，那我们就无法引导孩子实现分离和独立。否认这些感情的存在只会阻碍孩子的成长。比起男人对女人的压制，女人之间的自我压抑破坏性更大。

如果我们仍旧不懂得怎样竞争，对性心怀顾忌，或者对自己的一生感到失望，那我们就有必要重新回顾我们在过去十年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如果我们真正爱自己的女儿，那我们就应该着手去做一件非常困难然而必不可少的事情：鼓励我们的女儿



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寻找爱和榜样,让她们知道,这样做不是背叛自己的母亲,也不会因此而失去母亲的爱。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孩子能够找到自己喜爱的人,能够得到别人的爱。这样的分离对母女双方都有益,健康的自尊自信就从这里开始。

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外出工作,母亲们必须看到,她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母亲永远不可能十全十美,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今天的世界上有很多令人钦佩的女人,她们完全可以成为女孩们效仿的榜样。

父亲也可以给孩子带来很多宝贵的东西。只有当我们意识到父母对孩子的早期关怀是多么重要,我们才会让男人和我们共同担当起这项工作。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重蹈母亲的覆辙,我们就会由于孤独、恐惧和疑虑而把孩子作为自己唯一的寄托,不顾一切地把她们牢牢地拴在自己的身边。

出生后的第一年是培养孩子独立自主意识的最佳时间,而母亲就是最好的老师。不论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了多少成功和失败,培养孩子独立自主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南希·弗莱迪

1987年母亲节

目 录

我母亲/我自己,十年之后	(1)
--------------------	-------

第一章 母亲的爱	(1)
----------------	-------

如果我们不把母亲的爱和她对性的恐惧分离开来,我们就会永远把爱和性视为对立的東西,并且把这种观念传给我们的女儿……在性和为母之道这两个问题上,母亲在感情和言论上常常自相矛盾。这就使她在女儿眼里成了一个难解的谜……

第二章 亲近	(25)
--------------	--------

不健全的母女关系会使女儿长期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之中,会妨碍她获得思想和感情的自由……幼年时代未能充分享受到共生关系的女子会轻易地嫁给第一个向她求爱的男人,生怕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她会宁愿找个稳稳当当的公务员工作也不愿成为一个自担风险的独立职业者……



第三章 分离 (57)

分离并不等于放弃自己爱的人,而是让对方得到独立的权利和自由,避免用过分紧密的关系来窒息对方的成长。分离不是爱的结束,而是爱的新生……四五岁的小女孩面临着两种分离:现实的分离和心理上的分离。在现实生活中,她将第一次离开家去上学;在心理上,她需要实现和母亲的分离,还需要摆脱她对父亲的依恋……

第四章 身体形象和月经 (83)

月经给每一个女孩带来新的问题。它是成长的标志,意味着性成熟,可月经也把我们带回到无法控制自己身体功能的婴幼儿时代……我们明白了月经周期到底意味着什么,并意识到,母亲和我们一样,也是个女人……所有的女人,不论外表如何,都认为自己身上有些丑陋的东西。在我看来,这和我们月经的反感密切相关……

第五章 竞争 (118)

我们总是像一个被指控为谋杀犯的人那样竭力否认自己的竞争欲,即使我们正疯狂地试图战胜别的女人。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是:怎样才能战胜对方的同时仍旧拥有她的爱?……为了掩盖我们和其他女人的竞争,我们有意贬低自己……

第六章 女孩们 (149)

当三个小女孩走到一起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往往会遭